

《生命伦理线》 10.2.2020

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总监

区结成 医生

社会创伤、复和伦理

农历新年前提早动笔写这一篇，刚写好，新冠肺炎就从武汉来到香港了。才一个月之前(1月10日)，我在中文大学一个公开讲座日讲着这个题目：「如何面对一场精神创伤疫潮」，来的人很多，几百座位全满，可见很多人热切关心精神创伤这个题目。一年前我在同一场合讲基因编辑婴儿，是火热话题，也只有七成听众。我谈了一些医学，然后扩阔到其他角度，关于「受创伤的小区(traumatized community)、妨碍面对创伤的一些政治禁忌，还有是社会「复和」(reconciliation)的挑战。现在新的肺潮淹至，疗愈创伤、社会复和的希望更是显得渺茫。然而我肯定它依然重要。这篇文章就是近月来的阅读和思考。

那次演讲之日遇上《刺针》(the Lancet) 医学杂志发表香港大学医学院梁卓伟教授团队的大型研究。他们推算，去年九月至十一月，在香港动荡当中，有 240 万成年人有抑郁症状，200 万人有创伤后压力症(PTSD) 症状，严重程度至疑似患有抑郁症或创伤后压力症的人数也达 120 万。我来不及把数据放进 PowerPoint，但在讨论环节采用了其中的数据。我说这份研究报告有特别意义，希望有助减少禁忌，让社会正视挑战。与恐袭、地震、海啸等灾难不同，我们面对的精神创伤「疫潮」不是一次过的，在大半年间一浪接一浪地累积，漫长而未知止境。因此除了数字，我们还要关心创伤的深度。

精神创伤本来不是一个伦理课题，本文却是试从伦理角度探讨相关的社会复和问题。Reconciliation 一字可以译作「和解」、「复和」。笔者认为「和解」较为准确，因为「复和」在字面上像是自然而然地恢复平和，彷彿只是让情绪平服、社会和气。固然都是平服是 reconciliation 的部分意思，但是 to reconcile 其实有更为深刻的意义，那是解结以及处理分歧见，并且承认合理的同处原则，这就较为接近「和解」的意思了。不过我也注意到月来政府官员几次提到「复和」，媒体似乎已经惯用了，本文也就跟随使用。

六道伤口

重大政治创伤之后，社会(有时是整个国家) 遗下巨大伤口。Prof. Daniel Philpott 是圣母大学(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) 政治学教授，重点研究政治和解。他对和解的看法比其他学者要宽一些，揉合了宗教和政治思想，因此除了重视伸张正义，也灌注了对社会愈合和宽恕的想法。依他分析，伤口不只一种，可以分六个向度析述(dimensions)，我在这里简称为「六道伤口」。

第一道伤口是基本人权受到侵犯和漠视。这常在战祸和武力镇压中发生；第二道伤口是具体的对个别受害人的身心侵犯，包括致残或死亡，也包括虐待和精神创伤；第三道伤口较为不明头显，那是不少受害者和家人对造成伤亡损失的因由缺乏认知。今次香港的抗争情景充满「文宣」和简化的「要求」，很难想象受害者会缺乏政治认知，换了在文化大革，很多忠诚干部和老实的知识分子(例如季羨林) 真的茫然。在香港的抗争，蓝黄两色的市民也受创伤，「文宣式」信念未必等同确切的认知。

第四道伤口是社会上许多人冷漠地作壁上观，受害者的痛苦不被承认。在中国政治文化这表现为要求「平反」，有时甚至不求平反，只是希望得到「一个说法」，在心理上讨回一点公道。第五道伤口来自制造伤害的一方，那是不断以对方所受的伤害作为「胜利」宣传。这本来是战争的逻辑：重创敌人就是胜利。不止是宣传「胜利」，而且要独占「正义已得胜」的道德高地。这种长期的胜利宣传本身就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，同时也令社会无从建立「我们」的政治共同体。

第六道伤口在制造伤害的一方自己身上。恶毒狠心对待他人，自己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同样受伤。最可怕的伤口是道德心的消失。中国老话，良知泯灭，这是道德精神的残缺伤口。

复和伦理

Philpott 综合以上对六道伤口的析述，进而提出他对「复和」的伦理主张，焦点并不放在(起码不是单单放在)罪责上面。在犹太、基督教传统，其核心美德是慈悲(mercy)。这并不是取消问责，而是通过建立公正的机构或机制，去承认伤害，承担责任，作出道歉、赔偿，和宽恕(例如特赦)。

既然社会创伤有六道伤口，政治上就有六种相应的恰当处理：一是在人权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能实践公义政府机构；二是以具备权威的程序承认对受害者造成的痛苦；三是对受害者的物质赔偿；四是通过正当的审判、审查和惩处渎职者，作为问责；五是道歉，由政治官员或制造创伤的人为自己的不当、不法行为作出道歉；六是宽恕，由个别受害者或代表的团体接受道歉。

六道伤口与六种相应的复和伦理属于「修复式正义」(restorative justice)，比侧重谴责追究的「应报式正义」(retributive justice)多了一些宗教精神和宽恕之道。这在今天的香港形势底下，十分遥远，但也不无意义：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，认真的「复和」是一个深刻的概念，不是麻醉止痛药，更不是和稀泥的老好人说话。